

苏东坡是宋代历史上的文坛宗师，他文韬武略兼备，从政四十余年，政绩卓然。一生虽历尽坎坷，却乐观旷达，追求美好，还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千古留名的另类美食家。

翻开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的新书《斑斓志》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明代画家杜堇的《题竹图》。图中那位深色衣衫、头戴高冠，执笔似要在竹枝上题字的人——作者说，应该就是苏东坡。

其后数页，都是与苏东坡有关的书画——赵孟頫给他画的像，他自己写的书法等。底色是古画熟悉的黄色，一笔斑斓之态也无。

真正色彩斑斓的，应是苏轼用自己一生绘成的画卷，他的天赋与才华，他曾经备受瞩目的仕途，他的跌落，他的被贬，他的领悟，他的生活热情与好品位……凡此种种，令苏东坡成为后世许多作家都无比欣赏的人物。他们反复书写着他，玩味着他。

在张炜看来，苏东坡的幸运与不幸加在一起，恰恰铸就了他独一无二的潇洒与传奇。

逆境与顺境的平衡

诗人22岁一鸣惊人，引起欧阳修的赞叹，皇上的赏识，其文路和仕途看上去一片畅达。但中年却经历了残酷的“乌台诗案”，这一生最触目的黑暗。

艺术和诗境是一种奇怪的东西，它由于高妙深邃，不仅需要创造者非凡的悟性和才力，而接受者也同样如此。个案总是属于天才，在乌合之众那里，在世俗眼中，越是绝妙高超的艺术越是隔膜，它们通常需要时间的追认。

所以极少数杰出的诗人和艺术家是个例外。他们会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大面积的认同，赢得广泛的赞许，声隆隆耳，这种幸运既帮助了他，又损伤了他。

在喧闹中，一个具有极大创造力的人物如毕加索，仍会颓唐和松弛，表现出对完美和巨量劳动的绝望和恐惧，最后涂抹了那么多轻浮廉价的东西。他走入了游戏，因为被悲观攫住了。这一次被攫住，竟然没有生还的机会，只好在这种可怜的状态下等待最终的结局。

苏东坡最大的幸运，是上苍用另一种办法来帮助他，这就是在他抵达毕加索的那种茂盛的生长期，声名巨隆时，命运却以灰暗的颜色来包裹它。作为一个生命，周边温度骤降，炽热变得冷静，而不至于痴迷和谵妄，这太重要了。

也许苏东坡这样一个不吐不快，游戏不断的性格，特别需要上苍的这种帮助，有一只莫名的手把他推向一个角落，给他酸楚，给他悲观，给他黑暗，给他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，让他呻吟，让他低声长吼，然后再使他慢慢地安静下来。

这时候，天才能够再次复活，成为原来的自己。

诗意地栖居

苏东坡春风得意的时候，可谓被诗意所簇拥，这时候丰盈的物质没有将他剥损和腐蚀，而是让其在尽情享受的同时，沉浸到另一个境界里。

那当然不仅仅是花红柳绿，笙歌曼舞，不仅仅是青春的依偎和欢畅。那一切虽然也有诗意，只因为它们过于艳丽和茂盛，显得有点虚浮矫饰。它们远远比不上荒野，或者是冰凌之下一株寂寞开放的雪梅，背后是无边的荒凉和等待苏醒的大地。这样一种开阔的视野中应有尽有，那才是一场大关照和大拥有。

近在眼前的这株幽香，却是代表整个世界的一次探望和问候，一个专注者将看得热泪盈眶，情不能禁。这种情形是诗人最能够领会、最能够被感动的一个瞬间，他曾记录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场景。

诗人似乎度过了太多风高月黑的时刻，他在窗棂上看着狂舞的寒枝，然后假进自己的角落。他似乎不忍让任何一个明媚的月夜白白地流逝，一个人出门，在婆娑的树影下徘徊游走，或进入一座小小的寺庙，在林间竹下印证这种特异的美。

人生是斑驳的，在这一刻的幽静，在这不可思议的撒满了银粉的大地上，他仿佛可以掬起浅浅的水流，看到水流下的卵石，恍若走入童年记忆。

结伴

古人的相互依恋和陪伴，远不是当下的人所能理解的。数字时代的加速度，生活在某些方面提高了人类的生存品质，在另一方面又留下了隐忧：它既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又让人变得薄情寡义。

这其实是现代人面临的悲惨命运，人与人的疏离、陌生、警觉和淡漠，实际上是和逼近的灾难连接一起的，我们已经习惯于别离，因为我们不得不在孤立无援的个人拼杀下生存。

我从关于苏东坡的记录中发现此类趣事：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，离任时，85岁的张先等人将他远送至湖州，又聚在一起欢饮数日。除了个别公务在身者不能相送，年迈的张先竟然一路陪伴苏东坡到达松江，在垂虹亭上拜酒欢饮。

第二天分别时，老人张先竟然“屈指默计，死生一诀，流泪挽袂”（《祭张子野文》）。苏东坡离开黄州，“量移汝州”，前来告别的人络绎不绝，一些朋友一直陪伴他到了武昌，住了两天后，又一起探望老友，盘桓数日；当他到达慈湖，准备顺江而下九江的时候，黄州和武昌的朋友又乘船远道来会，再次相送。直到苏东坡再三劝阻，他们才依依不舍地返回。

类似的陪伴，需要多少时间？耽搁多少事情？在现代人看来，简直是多此一举，过于周折。因为大家实在是太忙了，每人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。现代科技使我们生活得更加方便，节省了大量时间，我们的时间似乎比古人多了许多倍，但奇怪的是，我们反而变得更加忙碌。

茅奖作者笔下的苏东坡



斑斓一生 潇洒有志



《题竹图》

“尽管苏东坡命运多舛，坎坷无尽，从高巅滑下深谷，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失败者。他是作为一个顽强抗争、百折不挠的形象，屹立在历史尘烟之中。他以区区六十余年的生命，创立万卷诗章、三州功业，更有功业之外的累累硕果。”

——张炜

（节选自《斑斓志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）



《苏东坡像》

最大的天道恒常

苏东坡和女人的关系，在记录中是没有被忽略的，因为这对于历史本身、对于诗人自己，都同样重要。从皇太后到其他女性，对苏东坡都多有喜欢。这种喜欢也许是不自觉的，是她们对于自然灵性，对于伟大造物的一种向往，这样说并没有多少夸张。

母亲程氏对苏东坡的成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她的仁厚、善良、随和，多少弥补了父亲的疾恶如仇，刚直和顽耿，以及强烈的人世心和用世心所带来的那种执拗和刻板。苏东坡在她那里得到了无尽的温暖和包容。她对儿子性格的塑造和形成所起的作用，怎么估计都不过分。

至于后来那有名的三位皇后，即仁宗曹后、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，更是不可不记。这三个显赫的女性对苏东坡施以援手，或启用于穷困潦倒之时，或搭救于性命攸关之日。这些仁慈的女性，身上有自然的属性，这其中就包含了诗性。

苏东坡一生都像个大孩子，被女人呵护浇灌，孕育培植。他性格中柔软仁慈的一面，可以说接近或直接来自女性。他的另一面，就是那种男性的勇气和强悍，也能够由女性所唤起，这是事物的一体两面。完美的人性需要这样的综合，这样一个自我确认和升华的过程……

神秘的两性世界是最大的天道恒常。它包含和隐喻了一切，说明了一切。

王安石与苏东坡

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世上的大才大用之人，可惜由于酷烈的党争使他们愈行愈远，直到很久以后才有一次会合交集。也就是那时，他们有机会做出相互钦佩之表达。那是王安石告老金陵的时候，他遇到苏东坡，竟然劝说对方做自己的邻居，从中可以看出对苏的喜欢和钦佩。

苏东坡当然不会忘记在最困难的“乌台诗案”中，那么多险恶的政敌想置自己于死地，却正是这个辞去宰相之位回到民间的王安石挺身保护，对皇上大声疾呼：“岂有圣世而才士者乎？”

后来他对老宰相的一片盛赞，大概也与此有关。在当年，尽管他们作为政敌互相对峙。但静下心来，王安石尚能这样评价苏东坡：“不知更几百年方知有如此人物。”不过王安石也曾对皇上宋神宗说，苏轼这个人才能是很高的，但掌握的学问不正，遵循的道路也有问题，所以应该罢黜。说过之后，可能又有不安，对皇帝补充说：苏东坡这个人不使之历经困窘，是不能让他改悔的，不断了他的一些狂妄妄想，以后陛下是没法使用的。

对王安石来讲，他这样做，既出于施政的必要，即排除一切阻力，同时又似乎说出了一些实情。

苏东坡对王安石的一切都看在眼里，一定会感到一些迷惑和费解。在苏东坡的政敌中，大概王安石算是真正一心为政的人，也就是这样的缘故，苏东坡和王安石最后总还能相处融洽，基础和前提只能是人，纯粹是道德和人格接近之故。他们同为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，不过选择的道路大不同。

读 书

流沙月夜

/周末诗评/

让人隐隐
撕心裂肺的诗
□文/李发模

读吉狄马加的长诗《裂开的星球》，给我的直感是：立意壮阔，引人哲思，没有一个废话，让人隐隐撕心裂肺。

都说“伴字如伴虎”，面对这首长诗的中华虎——吉狄马加，我愿是虎的山高水远之山之水！

这是一首充满宇宙信息，覆盖人类思索的长诗。字字句句事关人类灵魂，以及世界利益。长诗告诉我们，面对举世疫情，人类只有携手合作，否则就是自杀。

在各民族多元文明中，我们都是精神的兄弟，相互援助的同志。

“文明与进步。发展与倒退。加法与减法/这是一个裂开的地球。”怎样让心不再撕裂？长诗中独特的论述，几多奇思妙语让我折服！

我一直认为，诗之传承，除了线性延伸，更需辐射状思考。诗不讲理，却在情理之中。长诗不畏散文化，但内在音律千万别忘了“纲举目张”。诗行句式的长短，不志最为“人道”的行进，方可打开读者驰骋的空间。

是的，从该长诗中可看出：一人一家一国一世界，进出都要打开心门，否则，胸怀将成为坟墓。我们都在时空的笼中，若再互设圈套，只在“自以为”中转动一人一家一国乃至一世界，没有出发的四面八方，怎跨出世纪的门槛？

长诗中，诗人的提问让人沉思：“这个星球创造了我们/还是我们改变了这个星球？”

“当裂开的星球在意志的额头旋转轮子/……无处不在的光从天宇的子宫里往返”……这些古贤与现代科数追问的思考，我们该怎样回答？

我曾说过，人不怕你怕他人，怕的是他人怕你。诗言志，情的提炼离不开语言，正如刀嘴在宰杀邪恶的过程中，谁不曾错“杀”过人？

做一个诗人要接地气、天气，升华人气。尤其是写长诗，更考人学识、阅历和格局。悟知境界之上是素质，那才是真诗人。

读长诗《裂开的星球》，让人隐隐撕心裂肺……又时时承受诗人哲思的重锤……该怎样疗治受伤的人文与自然，解开当今纠结，真是一道难题，真需要各民族各国共同合作，共赢发展。

这东方给出的药方，从该长诗透出的信息，诗人的所思，对于这个星球，也许有一定药效。

吉狄马加的写作，总给人一种探秘时空的大思考，他真的像一匹马，矢志负重超前着。

《狐先生：锦绣离人》
中国纺织出版社
2020年8月



“狐”是古书上所记载、传说中的一种吃人的野兽，形状像狗，最早见于《尔雅》。作者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名叫“怒安娜”的类地行星作为故事的发生地。主人公“Mr.狐”见证了上一次文明的毁灭和新文明的重生，逐渐厌世而选择独居，并暗自保留了上一次文明遗留的科技成果，现今文明的人类则对此一无所知……

作者通过分别处于蒸汽时代、人工智能时代和太空时代三种不同层级文明之间的冲突，来反映人类在社会道德、伦理以及政治管理等方面的剧烈变化和矛盾。

《艺术家的罗曼史》
广西师大出版社
2020年4月



从弗里达·卡罗和迭戈·里维拉，到康奈尔和草间弥生；从约瑟夫和安妮·阿尔伯斯，到吉尔伯特与乔治——本书讲述了在艺术界享誉盛名的34对爱侣彼此之间的点点滴滴，探寻了他们的浪漫韵事和稳如磐石的合作关系。

无论是长久而安稳的结合，还是昙花一现的喧闹激情，身为艺术节目主持人和策展人的作者，试图为我们揭示：浪漫的爱意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是何等强大。

《给孩子的西游记》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2020年7月



虽然由《西游记》改编的电视剧老少咸宜、家喻户晓，但读过原著的人应该知道，其中许多内容对于小孩子来说，理解起来并不容易。如果在读原著之前，先有一本适合孩子阅读口味与接受习惯的书来引起兴趣，无疑是件很好的事。

这本《给孩子的西游记》以吴承恩原著为底本，用幽默易读的现代白话翻写下来，讲述的不仅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，也是以孙悟空为核心视角的成长故事，适合儿童阅读。（斑斓）

周末荐书